

“圜圉”、“得脑”并非借自蒙语

乔全生 余跃龙

山西大学语言科学研究所，太原，030006

摘要：本文考察了“圜圉”和“得脑”的来源，指出现行部分字典中认为“圜圉”、“得脑”二词借自蒙语的错误看法，提出“圜圉”和“得脑”分别是汉语“圈”和“首”的分音词。“圜圉”的说法早在宋代的文献中就有记载：圈为屈挛。《元杂剧》中的“曲连”或“曲律”、“屈律”与“圜圉”相当；晋方言中不少方言点保留着“圜圉”的说法，只是读音不同，意义都与“圈”有关。据谐声原则，首声有“道、導、導”，皆读[tao]，再据晋方言分音词的构造规律，[tao]声一分为二即为“得脑”。“得脑”一词在今晋方言中还大量使用，例如：《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所收42个方言点中有27个方言点有这一说法，从历时和共时角度均可证明“圜圉”和“得脑”二词是汉语原有词汇，并非借自蒙语。

关键词：圜圉；得脑；蒙语；借词；山西；方言

“Kulue” and “De’nao” are not Words Borrowed from Mongolian

Qiao Quan-sheng, Yu Yue-l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Shanxi, China, 030006

Abstract: Having examined the source of “圜圉(kulue)” and “得脑(de’nao)” the present paper points out the wrong opinion in some current dictionaries that the two words were borrowed from Mongolian. Then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two words are the double-syllabus words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圈(quan)” and “首(shou)” respectively. The expression “kulue” was recorded early in the literature of the Song Dynasty: “quan” is “屈挛(quluan)”. “曲连(qulian)”、“曲律(qulv)” and “屈律(qulv)” in *Yuan Drama* are all equivalents to “kulue” which is still kept in many of Jin Dialects except that they are pronounced slightly differently in different dialects, but they are all related to “quan” in meaning.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that one part of a character usually stands for the pronunciation, there are words of “道、導、導” which share the part of pronunciation indicator “shou”, and are all pronounced as [tao]. In addi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construction rule of double-syllabus words in Jin Dialect, the syllabus “tao” can be divided into a double-syllabus of “de’nao” which is still in wide use in contemporary Jin Dialect. For example, 27 among the 42 dialectal regions as cited in *Research Report of Shanxi Dialect* still maintain this expression. It can therefore be documented both diachronically and synchronically that “kulue” and “de’nao” are original Chinese words, not borrowed from Mongolian.

Key Words: kulue; de’nao; Mongolian; borrowed words; Shanxi; dialect

1. “圜圉”的来源

现行多种字、词典中均认为“圜圉”（有的写作“库伦”）是汉语借自蒙语的借词。如：1《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释为：“圜圉”(kùlún) [名]蒙语指围起来的操场，现多用于村镇名称：马家~（在内蒙古）。也译作库伦。”2许宝华、宫田一郎主编的《汉语方言大词典》（第四卷）有“圜圉”和“圜囿”两个词条：前者释为“<名>四周有墙而无房屋的空场，多用于地名，借自蒙语。(→)冀鲁官话。河北井陘。(→)晋语。内蒙。山西。山

阴：薛家～。”后者释为：“〈名〉护宅地。晋语。山西临县。1917年《临县志》：‘护宅地曰～’②〈名〉围起来的草场，多用于村镇名，借自蒙语。晋语。内蒙：马家～”。虽举出方言中使用，也认为是蒙语借词。3《忻州方言词典》释为：“圪圪儿 k^huə² lyɿ⁵³，蒙古语指围起来的草场，这里指没有房子的院子。”4《新编名扬百科大辞典》收录：“库伦，城市名，蒙古语称圈为库伦，即以为名。”5《汉语大词典》（第3卷）收录：“圪圪，蒙古语，指围起来的草场，多用于村镇名。如：马家～（在内蒙古），今多译做‘库伦’”。6、《汉语大字典》（缩影版）收录：“圪圪，蒙古语，指围起来的草场，多用于村镇名。如：马家～（在内蒙古），今多译做‘库伦’”。7、《大辞典》收录为：“库伦，蒙古语为城圈，其地有木栅如城，称为喇嘛圈，西人称为‘乌尔戈’”。8、《新编实用汉语词典》收录为：“蒙古语，有围栏的牧场，现多用于地名，也译作库伦”。9、《中文大辞典》收录为：“库伦，蒙古语。城圈也。其地有木栅如城，谓之喇嘛圈。”10、《汉英双语现代汉语词典》收录为：“（kū lüè）蒙语指围起来的草场，现多用于村镇名称：马家～（在内蒙古），也译作库伦。”11、《辞海》收录为：“圪圪，北方方言。（1）围有墙而无房屋的空场，多用于地名，山西山阴县有薛家～。”又收录“库伦”一词，解释为“旧地名，蒙古语称城圈为‘库伦’，即以为名。”《辞海》虽将“圪圪”定为方言词，但又将同义异名的“库伦”定为蒙语。12、《新华字典》收有“kū lüè，圪圪，蒙语音译词，也译做库伦。围起来的草场。”

还有些学者也认为“圪圪”一词是汉语借自蒙语。李作南认为“汉语向蒙语借词，不但历史悠久，而且数量很多……有的蒙语借词还保留在某些方言中，如‘库伦’又作‘圪圪’（圆形的圈子），今天还保留在内蒙古西部汉语方言中，并构成‘草圪圪’、‘羊圪圪’、‘风圪圪’等等。”张清常也把“圪圪”当蒙语借词，他认为“达赖庄子，喇嘛营子，乌梁素海哈喇沁沟，圪圪村，紫敖包，‘庄子、营子、海、沟、村、紫’是汉语，其余是蒙语（喇嘛则是蒙语借自藏语）”。马国凡也认为“圪圪”是少数民族语词渗透到汉语中形成的特有的地域词，也写作“库伦”，蒙语指围栏，汉语方言用来构成混合词语，如“草圪圪”、“牛圪圪”等。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圪圪”应是满语借词，佟靖仁认为：“许多用满语起的地名被汉语沿用下来了，如‘圪圪’，kuwaran，今写作‘库伦’，原指‘营盘’、‘围墙’后来泛指围成圈儿的场院，现在都写做‘库伦’，本地人读作‘哭恋’。如今的‘夸栏场’和‘围网栏’由此而来。”

“圪圪”一词，究竟是汉语借自蒙语，还是蒙语借自汉语，有必要搞清楚。

据笔者浅见，“圪圪”一词并非汉语借自蒙语，而是蒙语借自汉语，是借自晋方言“圈”的分音词。晋方言有不少方言点保留着“圪圪”的说法，各地读音稍有不同，写法各异，意义都与“圈”有关，例如：

表 1¹

太原	窟联 k ^h uə ²² lyɿ ⁴⁵	代县	□□ k ^h uə ²² lyɿ ²¹³
文水	窟篮 kuə ³¹² lan ²²⁻²³	长治	风圪练 fəŋ ²¹³ kə ² lyəŋ ⁵³
静乐	窟口 k ^h uə ²¹² liæ ²⁴	武乡	圪垒 kə ² lui ²¹³
天镇	□□ k ^h uə ³² lyæ ²⁴	晋城	□骨□ sʉe ¹¹⁻¹¹³ kuə ²² lyɿ ³³
平鲁	圪圪 k ^h uə ³⁴ lyɿ ⁴⁴	临县	骨□ kuə ⁴⁴⁻²² lyɿ ²⁴
应县	圪圪儿 ku ² lyɿ ⁴³ luar ³	河津	□箍圈 tʂai ⁴⁴ ku ⁰ luæ ⁰
大同	圪圪 k ^h uə ³² lyɿ ²⁴	新绛	□圪圪 mu ³³⁵ ku ⁵³ luə ²²⁵
忻州	圪圪儿 k ^h uə ² lyɿ ⁵³	神木	窟□ ₁ k ^h uə ² lyɿ ²⁴
			窟□ ₂ k ^h uə ² lyɿ ⁵³

“圈”的分音词形式早在宋代就有记载，宋代洪迈《容斋三笔》卷十六关于切脚语：“世人语音有以切脚而称者，亦见于书史中，如以蓬为勃笼，梁为勃阑……圈为屈挛，圈为骨露，案为窟驼是也。”据《广韵》“屈，区勿切”，溪母字，王力先生拟音为[k^hiəut]^{*}，“挛，吕员切”，山合三仙韵，王力先生拟为[l¹iwən]^{*}，当为“圈”的分音词形式。

“圈”的分音词形式元曲中也有。如：（下划“—”者）

- 你过的这乞留曲律的蚰蜒小道。[黄鹤楼]
- 吸留忽刺水流乞留屈吕路，失流疏刺风摆奚留急了树。（徐本《魔合罗》一[油葫芦]
- 将这双乞量曲律的胫膝儿，罚他屈直僵僵跪。（《杀狗劝夫》二[叨叨令]
- 小的每颤位为杨柳腰，曲弯弯的莲瓣脚，怎生向溪流曲律坡前屈，吉颺古突山上逃。
- 一面旗白胡阑套住个迎霜兔，一面旗红曲连打着个毕月乌。（睨景臣[哨遍]《高祖还乡》）
- 待不吃呵，又被这酒旗儿将我相迤逗，他他他舞东风在曲律杆头。（《李逵负荆》一[醉中天]

¹ 表 1 参考了沈明《太原方言词典》、温端正，张光明《忻州方言词典》、邢向东《神木方言研究》以及山西省社科院《山西方言志》系列丛书。

- (7) 三七二十一，由字头不出，脚踏八方地，果头三曲律（按：四句影射“黄巢”二字）
- (8) 本待做曲吕木头车儿随性打，原来是滑出律水晶球子怎么拿。（乔吉[一枝花]《杂情》）
- (9) 乞留屈律归鸿行断，必彪不答骞驴步懒，咿咧鸣刺杜宇声干。（汤舜民[双调]《京中道口》）
- (10) 过了些乞留曲吕涧，重重叠叠山，扑簌簌泪滴雕鞍！（无名氏）

“曲，丘玉切”中古属溪母，王力先生拟音为[k^h]*，“乞，去既切”，中古也属于溪母字。声母与“圈”相同，王力先生拟音为[k^h iwen]*。在《元语言词典》中“曲连”释为“‘圈’的切脚语”。而“曲律”、“屈律”、“乞流曲律”有“弯曲不直”之意。在《新华字典》有释“圈 quān 【动】弯曲。如：把胳膊圈过来；拱着腰圈着腿走路；圈盘腿（向外弯曲的畸形腿）”，这些词语与“圈”的意义相同，因此，都是“圈”的分音词形式。

关于“圈”的分音词形式，有学者认为与上古汉语拟存在过的复辅音音节有关，上古汉语有无复辅音，这里暂不讨论。我们认为，这种现象很可能是上古汉语在形成过程中与其他部落语言发生过融合，其他有复辅音声母的语言残留在汉语中的结果，由于山西地域封闭、方言保守而得以保存，其他地区早已消失罢了。汉语方言中的分音词形式很有可能是少数民族语言对汉语的渗透和影响。

李仁孝认为“蒙语的库伦音为 huriye，其中‘r’是舌尖颤辅音，汉语系统中没有这样的音，‘r’借入汉语后就用‘l’代替，记作库伦 kulun”。我们的结论与李仁孝恰恰相反，是汉语方言的“圈圈”，被蒙语借去后，蒙语没有 l，才用相近的 r 替代，才发生 kulun→huriye 语音交替。

2. “得脑”的来源

有学者从元曲用例认为“得脑”一词源于蒙古语 tenek(蠢人，见方龄贵，2001)。如元曲无名氏的《村乐堂》，二折正末扮演曳刺白：“同知这早晚做了个糟得恼了也。”将“得恼”作“蠢人”解，意义上虽也属贬义，但不确切。从下文的三折正末扮令史的宾白“你便不合钻出得恼来”这句看，“得恼”据上下文表“头”无疑。

今晋方言普遍把“头”叫作“得脑”。《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所收 42 个方言点中有 27 个方言点有这一说法，现列表如下：

表 2

太原	得脑 tə ² nɔ ⁵³	娄烦	得老 tə ² lau ²¹³	沁县	得脑 tə ²¹³ nɔ ⁴⁴
清徐	得老 tə ²⁻⁵ lɔ ⁵³	汾阳	得脑 tə ³¹²⁻³¹ nɔ ³¹²	临汾	登脑 tə ²⁴⁻²² nɔ
太谷	得老 tə ¹¹ lau ³²³	汾西	得脑 tə ³ nɔ ³³⁻³⁵	霍州	登脑 tə ²¹³ nɔ
祁县	得老 tə ²² lau ²¹³	忻州	得老 tə ² lɔ ³¹³	闻喜	得老 ti ³¹ lau
平遥	得老 tə ¹³⁻³⁵ lɔ ⁵³	五台	得老 tə ³³ lo	新绛	等脑 tən ⁴⁴ nɔ ⁴⁴
文水	得老 tə ³¹² lɔ ⁴²³	朔州	得脑 tə ³⁴ nɔ ³¹²⁻⁴²	运城	登老 tə ¹³⁻¹¹ lao
孝义	得脑 tə ² nɔ ³¹²	山阴	得脑 tə ⁴ nɔ ³¹³	吉县	得脑 təi ⁴²³⁻¹¹ nɔ ⁵³
平定	得脑 tə ⁴ nɔ ⁵³	长治	得脑 təi ³⁵ nɔ ⁵³⁵⁻⁵³	万荣	得脑 təi ²⁴ nɔ
和顺	得脑 təi ²¹ nɔ ³⁵	平顺	得脑 tə ³ nɔ ⁴²⁴	永济	登老 tə ²⁴ lao

清代山西方志中多有“得脑”指“头”的记载。康熙五年（1666）序刊本《沃史·方言》记载：头为低脑。乾隆二十三年（1759年）修《新修曲沃县志》记载：头为低脑。乾隆三十八年（1774年）修《临晋县志》记载：头曰登脑。光绪九年（1884）修《文水县志》也记载：头曰得脑。道光乙未（1835）重修《辉县志》记载：的脑，头。曲沃、临晋今属汾河片，文水今属并州片，辉县今属张呼片。邯新片济源话今说“头”为[tə² nɔ tɔu]。此说法在晋方言比较普遍。

我们认为“得脑”是记音形式，各地写法有异，它是“首”的上古音[tao]的分音形式。《说文》：首，头也。段注：头下曰首也，与此为转注。象人头之侧面也。“首”是审母开口三等字，是审三归端的上古音遗存。据谐声原则，首声有“道、导、遵”，皆读[tao]，根据晋方言的分音词的构造规律²⁵，“得脑”是“首”的分音词形式，是汉语本身的词汇，并非蒙语借词。

参考文献

- 辞海编辑委员会编纂. 1980.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 佟靖仁. 1991. 《呼和浩特地区满语同汉语、蒙语在词汇上的相互借用》. 《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 方龄贵. 2001. 《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云南大学出版社.
- 韩敬体, 李玉英等. 1990. 《新编实用汉语词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侯精一, 温端政. 1993. 《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 (宋) 洪迈. 1994. 《容斋随笔》，吉林文史出版社.
-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 1993. 《汉语大字典(缩印本)》，四川辞书出版社, 湖北辞书出版社.
- 胡宗虞, 吴命新. 1917. 《临县志》.
- 李崇兴, 黄树先, 邵则遂. 1999. 《元语言词典》，上海教育出版社.
- 李仁孝. 《蒙汉语词互相借用的方式》. 《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91.
- 梁实秋总审定. 1984. 《新编名扬百科大辞典》，台湾: 名扬出版社.
- 罗竹风. 1989. 《汉语大词典》，上海: 汉语大辞典出版社.
- 李作南. 1991. 《蒙语对汉语的影响》. 《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 马国凡, 邢向东, 马叔骏. 1998. 《内蒙古汉语方言志》，呼和浩特: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 乔全生. 《晋方言语音史研究》，北京: 中华书局，即刊.
- 三民书局大辞典编纂委员会. 1985. 《大辞典》，台湾: 三民书局.
- 隋树森. 1980. 《全元散曲》，北京: 中华书局.
- 许宝华, 宫田一郎. 1998. 《汉语方言大词典》，北京: 中华书局.
- 温端政, 张光明. 1995. 《忻州方言词典》，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 王力. 1985. 《汉语语音史》，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2005.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北京: 商务印书馆.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 2002. 《汉英双语现代汉语词典(2002 增刊本)》，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 2001. 《新华字典》，北京: 商务出版社.
- 张清常. 1978 (3). 《漫谈汉语中的蒙语借词》，《中国语文》.
- 中文大辞典编纂委员会编纂. 1982. 《中文大辞典(第十一册)》，台湾: 中国文化学院, 中国文化研究所印行.